诗路放歌 🗆

书人书话 📄

冬至的 饺子

♣ 李志胜

种子

饺子是一粒种子 寒冷也是。无用之用的诗人家 多养了只 叼东叼西的小鸡 面对荤素搭配的季节,一如既往地 阻止不了热爱生长

饺子可以长出温馨的回忆 寒冷也能萌生 他乡遇故知的暖栀 同为金黄色、亮澄澄的果实 我喜欢阳光,即使扯起厚厚的窗帘 也挡不住它们 晃花我的眼—

早先那枚心仪的小圆镜子 丢到哪里去了 暗号记着,东西却杳如黄鹤

饺子颂

吃了多少年都没有吃够 节庆升迁,婚嫁喜宴,送往迎来 白面皮裹着经年的味道 馅料有多少种 就像先人都是谁,数也数不清 只是感觉亲、感觉近

和面的手,调馅儿的手 擀面皮的手,捏饺子的手 手的交替 手的森林。带动握筷子的手 拿手机拍照的手,发微信朋友圈的手 还有,我写诗的手

饺子不是诗,是生活 是与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 真实饱满的日子 尽管这日子 可能有霜冻、雪雨、饥寒、窘迫或困苦

一串音符

欢快着,扑通扑通下水 接二连三上岸 灶台 锅沿 碗盘 餐桌 一枚枚童话国的月牙银 被点化成一群,要笑岔了气儿的娃娃 "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

在黄河南岸(外一首)

等多少年了 任凭浪花朵朵的自述 你逐渐放宽一座大山流淌的心事

顽石、黄土、落日…… 浮沉于我的胸口 构成另一条地上河经过人间的余脉

屋檐下的流域 逐渐扩大又合上 一箪食、一瓢饮,风雨兼程

被光阴的走势曲解几道弯? 我们的到来 已是多少年后的事了……

没有蹚不过去的河 棠溪绕过芦庙 涌出我的眼帘 大海摇摆鱼尾返回你的云端

爬山

说是爬山 更多的是想搬走心里的一块石头

好多年了 从山顶上 他把一块石头推了下来

长出了翅膀 却没有飞走 蹚平了棱角 仍未放弃幻想

压在井口 溢出了月光 放下了海拔和鹰唳 却一直堵在他的心里

好多年了 一块石头从未释怀

好多年了 从未放过他的打算 走着走着 他就走到了一座断石崖的对立面 试图阻拦一条河给岁月的表白 一阵风顺从于人间冷暖……

等爬上山顶 他就把一块石头还给天空 回声袅远 补注 多年前一粒星辰迷路的呐喊

豫东平原的历史画卷

近日,孔羽小说集《轻若烟尘》由郑州大学出版 社出版,小说集共收入作者近年来创作的短篇小说 20余篇,代表着作者以往文学创作的成就。

孔羽小说里的人物命运,多是置之死地而后 生的,他不回避创作的难度:《雪姐的故事》里的雪 姐被置于绝望之境、《钢枪又擦亮》里的钢枪被置 于卑微之境,《最后的任性》里的壶爷被置于尴尬 之境……每一个故事,都在人生命运中无法躲避 的困境里展开:雪姐的丈夫和儿子出了车祸,一个 本来幸福的家庭破碎了,万念俱灰的雪姐不想活 了,要投湖来了结人间的一切。可她醒来的时候 却躺在医院里,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巨臂 在掌控着她的命运……

孔羽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来呈现复杂的社 会形态。在钢枪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卑微的小人物 的精神世界怎样被扭曲;在邋遢的壶爷身上,通过 他一桩桩的烦心事来呈现现实社会里所发生的巨 大变迁。

大约二十年前,我就读过孔羽的短篇小说《蓉 子》,至今还能记起小说里的人名。之所以能记住 主人翁叫"孬",是因为他和我初中同学的乳名相同, 我的同学孬身材瘦削,麻秆个儿,后来整天挎着篮 子沿街叫卖焦花生。我同时记住的,还有《蓉子》里 的一个细节: 孬家夜里来了偷羊贼。 孬起身追上并 捉住那贼,看他可怜兮兮的样子就心软了,让贼掏 一百块钱就放他。可贼身上没钱,孬就让贼第二天 送过来。这事儿孬没有告诉他心情焦急的爹。那 偷羊贼很讲信誉,从此,孬就和那个贼成了无话不 说的麻友。那个贼打到不顺手的时候,就会把妻子 押上,贼的妻子叫蓉子……

孔羽不但善于用带着泥土气息的细节塑造人 物,更善于表现他们的精神世界:二爷的悲壮、开椿 叔的悲催、石亮的悲怆、李黑羊的悲惨、落榜高中生 孬的迷茫。在写到"我"与蓉子之间那种微妙、压抑、 神秘、复杂的蠢蠢欲动的情感,看似不动声色,却处

孔羽熟悉他笔下的土地,更熟悉他笔下的人 物。他小说里的人物就是他亲叔、二大爷,是他三 姨、四妗子,是他的堂兄堂弟、表姐表妹,是他祖祖辈 辈生活在一个村子里的乡亲。而更多的时候,就是 他自己。所以读孔羽的文字,你就会感觉到从土地 里生长出来的青草气息,或者是三伏天从玉米地、 高粱地里蒸发上升的烤人的水汽,或者干脆就是从 他身体里流淌出来的鲜血。

孔羽小说里的叙事语言,是以豫东平原日常生 活的口语为基础的,那是被红薯、玉米、大豆、高粱、 芝麻、小麦等农作物养育出来的,他的语言里处处 散发着大蒜、洋葱、生姜、藿香的气味,刺激着你的神 经。你看:说人坏是"孬得长痔疮",说轿车是"鳖盖 车",挨饿是"饿大牙",用力干活儿是"拧着膀 子"——(《狼崽》);人多语杂叫"满街筒子",打人叫 "捶他个驴日的",说黄昏降临是"天没黑好",形容撒 尿叫"一鞭尿"——(《两个村子五个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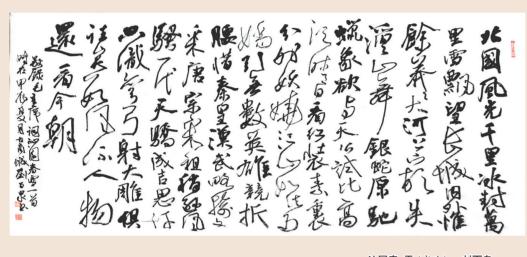
这样的叙事语言在孔羽的小说里俯拾皆是。 那么,能产生这样语言的是一片什么样的土地呢? 中国人说,不了解河南就不了解中国;河南人说,不 了解开封就不了解河南。的确,开封是一块神奇的 土地,是座博物馆,从地上随便拾起一片残砖旧瓦, 仔细看看,认真品品,就是半部中国史,半部华夏文 明史。中国漫长充满苦难的历史,造就了豫东平原 淳厚的民风,浸透了民众的日常口语,孔羽叙事语 言的长处,就在于他对日常生活口语的运用,这使 他的小说有着丰富的韵味,你能从中读出这片土地 的悲壮与惨烈、伤痛与欢乐、幽默与智慧。所以,这 样的写作是可以依赖的。

孔羽的小说是对人存在的探究:《雪姐的故事》 是对事物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探究,《最后的任性》《钢 枪又擦亮》是对人生存境遇的探究,而《两个村子五 个人物》则是对人性的历史属性的探究。

五年前,王大山去乡里的砖瓦厂当厂长,由田 寨和白屯两个自然村合成的行政村的村主任就被 田寨的李三太拿去了。李三太拿了村主任就来白 屯独门独户的郑槐根家给儿子提亲,郑槐根的闺女 海兰就成了李黑羊的媳妇,这事儿一直压在郑槐根 和儿子郑小五的心里。五年后,王大山回到了村

里,和李三太竞选村主任,结果李三太落选。当天, 白屯村里放了一天的鞭炮,真如皇帝登基一般。王 大山的侄子王骡子骑着"嘉陵"摩托在田寨李黑羊 家的村街里高声喊叫着来回窜了三回。五年前本 应该成为他媳妇的海兰被李黑羊夺走了,这仇恨一 直压在他心里。王大山当了村主任之后去乡里请 了电影队,在装广播喇叭时特意叫喇叭口对着田寨 的方向。就在放电影的那天夜里,一场无法避免充 满血腥的械斗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李黑羊被乱刀 捅身,最后死在了岳父家门前的红薯窖里……因为 儿子郑小五主动承认杀人,郑槐根在白屯弯了一辈 子的腰终于挺了起来。他走在村街上逢人就说,田 寨的李黑羊就栽在俺小五手里,而被他儿子捅死的 就是他的女婿……

让我特别感到意外的是,小说里整个事件是 以王大山、王骡子、郑槐根、李黑羊、郑小五五个 人的视角分别展开的,这使我想起了黑泽明的 《罗生门》,想起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我由 此看出孔羽对西方现代文学的接受与感悟。孔 羽懂得尊重自己的小说人物。在叙事里,他从来 不超越小说人物的文化和生活背景,用笔细细地 贴着人物的心性与习惯来展开。由于现代主义 文学观念的介入,孔羽近期的小说有着独到的叙 事架构,丰富多彩的主题呈现出一幅豫东平原的 历史画卷。



沁园春·雪(书法) 刘百泉

荐书架

《衬纸》.书页间的命运交响

♣ 汪徽

今年是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巨匠弗兰兹· 卡夫卡逝世100周年。卡夫卡生前没有获得广泛关 注,生后却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作品 最初被发掘、出版,得益于一位年仅25岁、有着敏锐 文学洞察力的德国独立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这 位出版商不仅将卡夫卡最著名的作品《变形记》发表 在自己的先锋文学刊物上,还出版了卡夫卡多部作 品的单行本。尽管在当时动荡的德国局势下,有的 作品滞销,有的被纳粹烧掉,但卡夫卡的名字和作 品,已经被库尔特带到了世界文学的潮流中。近日,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历史非虚构作品《衬纸: 关于书籍、战争、逃亡与故乡的家族故事》,就对这段 出版人与作家的缘分做了一番"揭秘"。

《衬纸》是亚历山大·沃尔夫撰写的家族史,主 要围绕他的爷爷库尔特·沃尔夫的传奇人生展开。 库尔特出身于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教化中产 阶层"家庭,热爱收藏古籍,对书籍出版也有极高的 热情。21岁时,他放弃攻读文学博士学位,投身出 版行业,入职莱比锡一家出版社做编辑。23岁时, 他以合伙人身份加入恩斯特·罗沃特创办的出版 社,正是在此,他与卡夫卡相识。

库尔特·沃尔夫的"朋友圈"也展现了那个时 代丰富的文化生态。他与众多文学界、艺术界人士 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如赫尔曼·黑塞、汉娜·阿 伦特、托马斯·曼、里尔克等。这些人帮库尔特介绍 作家资源,也使他一直保持敏锐的出版触角。

本书还设计了一套精美的"出版人库尔特与他 的作家朋友们"卡片一套6张。正面为麦绥莱勒的 版画图像小说《太阳》;背面为库尔特与群星闪耀的 作家朋友们的书信往来摘录。

民间纪事 🖟

城里的冬至

♣ 刘文方

在这座繁华喧嚣的都市里,冬至宛如一位悄 然来访的老友,带着独有的静谧与深沉。

夜幕早早地降临,街灯像是被这寒意催促着迫 不及待地亮起,昏黄的光线在冷风中摇曳。高楼大 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微弱的光,像是为这座城市蒙 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路上行人匆匆,把自己裹在 厚厚的棉衣里,只露出一双双被冻得通红的眼睛,他 们的脚步在冰冷的地面上发出急促的声响。

他站在窗前,望着窗外这冬日的景象,心中涌 起一股莫名的孤独。数月前,刚大学毕业的他一 个人来到了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打拼,总给他带 来陌生感。尤其是周末、节假日,莫名的孤独感总 会阵阵袭来。突然间,手机铃声打破了这份寂静, 是父母打来的电话。

"孩子,今天冬至,记得吃饺子啊。"父母亲争 先恐后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暖,却在这寒冷的夜 晚,让他的心微微一颤。

"爸妈,我知道,您别操心了。"他回应着,话语 中却藏不住那份思念。挂断电话,他决定出门去 感受一下这都市中的冬至氛围。

街道两旁的树木早已落光了叶子,只剩下干 枯的树枝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偶尔有一片枯黄的 树叶飘落,在半空中打着旋儿,仿佛是在与这个世 界做最后的告别。

路过一家小小的饭馆,门头上挂着家乡的招 牌,热气腾腾的香气从门缝里钻了出来,诱惑着每 一个路过的人,在自己的家乡,每逢冬至,流传下来 的风俗都是要吃饺子的。他不由自主地走了进 去,找了一个角落坐下。

"小伙子,要吃点啥?"老板热情地问道。

"来一份饺子。"他回答道。

不一会儿,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摆在了他面 前。他夹起一个放进嘴里,那熟悉的味道瞬间在 舌尖上散开,一股暖流从心底涌起。天冷,小店的 客人不多。饭店的老板,那个老者在他对面坐了 下来,他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眼神中却透着 一种温和与安详。

"小伙子,一个人过冬至啊?"他微笑着问。 他点了点头,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年轻人在这大城市打拼不容易啊,我小儿子 也和你差不多大,忙得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 老者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和牵挂。

就这样,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远远望去 像父子俩。老者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经历,那时 候生活条件艰苦,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哪怕只是 吃着简单的饭菜,也觉得无比幸福。他说:"现在日 子好了,孩子们却都忙得顾不上回家。"说着,他的 眼神中流露出深深的落寞。他粗糙的手指轻轻摩 挲着桌上的茶杯,仿佛在抚摸着那些远去的时光。

吃完饺子,老板说什么也不收饭钱。用他的 话说难得遇到长相、身高都与他儿子十分相仿的 人,这个冬至通过这个偶遇自己感到很温暖。走 出饺子馆,寒风依旧凛冽,但他的心却不再寒冷。 街头的霓虹灯闪烁着,照亮了人们回家的路。街 头拐角处,一对年轻的情侣手牵着手,女孩的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男孩则小心翼翼地为她呵着 气,仿佛这个世界只有他们两个人。

不远处,一个小女孩拉着爸爸的手,撒娇地 说:"爸爸,我想吃糖葫芦。"爸爸宠溺地摸了摸她的 头,给她买了一串红彤彤的糖葫芦。小女孩咬了 一口,满足地笑了起来,那笑声清脆而动听,如同冬 日里的一串铃铛。

城里的冬至夜,他看到了亲情的温暖、爱情的 甜蜜,还有人与人之间那份最真挚的关怀。或许,这 座城市的节奏很快,生活很忙碌,但在这特殊的日子 里,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温暖,依然在悄然绽放。

回到出租屋,他打开窗户,让冷风吹进来,清 醒一下思绪。远处的天空中,绽放着绚丽的烟花, 那一瞬间,整个城市都被照亮了。他知道,在这繁 华的背后,是无数个像他一样的人,在努力地追寻 着自己的梦想,在这寒冷的冬日里,寻找着属于自 己的那份温暖。

在这座现代化都市里,人们或许会感到孤独, 会感到疲惫,但总有那么一些瞬间,能让人们感受 到亲情的牵挂、爱情的美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善 意。这些温暖的瞬间,就像冬日里的阳光,照亮了 人们前行的路,让大家在这冰冷的世界里,依然心 怀希望,勇敢地走下去。

那个冬日,到河南省中牟县三官 庙镇土墙村,去看张氏家族墓园。这 里地势后高前低,三面环绕土岗,形似 簸箕,埋葬有张柔、张弘范、张珪、张孟 男、张民表等历史名人。

给我们带路的是一个中年男子, 很是健谈。就在他弯腰之时,露出一 个布袋。

同行的朋友问:你会逮鹌鹑?那 人有些惊喜,忙不迭声地回答:是的, 也就是玩玩。

在一些地方,说某某是"玩鹌鹑 的",跟说某某撵鸡遛狗一样,多指不 务正业者。这人或有自谦之意。

朋友又问:鹌鹑多吗?那人有些沮 丧:也不多,野生鹌鹑国家不让逮呢!

鹌鹑,是不陌生的,想来食用的应 是家养的。史书记载,西汉时期,我国 民间就已大量饲养鹌鹑。熏好的鹌鹑, 虽然油光锃亮、皮脆肉嫩、香味扑鼻,但 不足巴掌大,能有肉吗?看到熏成卤好 的鹌鹑,相信很多人会存有疑问。但不 知何时,"要吃飞禽,还是鹌鹑"竟成了 民谚,鹌鹑有了"动物人参"的美誉。《本 草纲目》也说,鹌鹑"肉能补五脏,益中 续气,实筋骨,耐寒暑,消结热"。

鹌鹑体型小而浑圆,像半大的鸡 仔,翅膀、尾巴皆短,人直呼其秃尾巴 鹌鹑。它一次只能飞400米左右,多 是贴地飞行,或顺着地垄沟快速奔 跑。它善隐匿,喜欢昼伏夜出,尤爱在 清晨鸣唱。

"鹌鹑奔奔",本意是说鹌鹑双双相 随、对对齐飞。春秋时,卫宣公纳媳杀 子、荒淫无耻,其庶弟愤然写下"鹑之奔 奔,鹊之彊彊。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人与自然 |

鹌鹑奔奔

♣ 任崇喜

鹊之彊彊,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 为君",讥讽卫宣公枉为人兄人君。

鹌鹑"形如鸡雏,性好搏斗,人多 驯养之以为游戏"。其历史悠久,"西 凉厩者进鹌鹑于明皇,能随金鼓节奏 争斗,故唐时宫中人咸养之"。斗鹌鹑 原是民间游戏,后成为官宦富豪、纨绔 子弟消闲取乐和赌博的活动。

家养的鹌鹑,已经失去原始野性, 雌鹌鹑也不善斗。因此,斗鹌鹑先要从 田野"逮"(捕捉)雄鹌鹑回来,民间有 "逮来的鹌鹑好玩"的说法。想来这是 久远的游戏。《诗经》上说"不狩不猎,胡 瞻尔庭有县鹑兮!"不去捕兽捉禽,为什 么能够看到你院里挂有鹌鹑啊!可见, 当时鹌鹑是献给权贵者的礼品。

逮鹌鹑,春季在暮春,秋季在晚 秋。行家有言,鹌鹑按年龄与身上的 羽毛,可以区分为四种:处子、早秋、探 花、白堂。四种之中,只有白堂会斗。 暮春时节,雄鹌鹑羽毛最为丰满,自然 适宜捕捉。从春到秋,农人们在黄土 地上躬耕,风里来雨里去,忙得不可开 交。到了晚秋,有了空闲时光,他们便 常结伴,带着自制的器具和牛角口哨 去地里逮鹌鹑。

这时节逮鹌鹑,常常在黎明到来的 黑暗里,霜重风寒,熬夜受冻,并不轻 松。人们先踩点、下网、插窑,然后用口 哨吹出雌鹌鹑的叫声。据说,雌鸟的叫 声像"追追",雄鸟叫起来像"咯咯咤"。 在空旷寂静的冬日田野,声闻数里。不 一会儿,只听"咯咯咤"的欢快叫声此起 彼伏,雄鹌鹑以为是同伴在呼叫,急不 可耐,欢跳着匆匆赶来。人们围追、堵 截,雄鹌鹑一头钻进器具里,东突西奔, 逃不脱这网,只好束手就擒。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 犹求友声。"琴瑟相鸣本是和谐之景, 不料却成了容易受伤的软肋。梦想温 柔乡,谁料是陷阱!人们用不同的哨 子引诱,很轻易就能让它们就范。因 此,也有人称其"傻鹌鹑"。

新逮的鹌鹑野性十足,自然不肯 轻易就范,人们要"把鹌鹑"。冬闲时 节,"玩鹌鹑的"腰里别个布袋子,耷拉 到屁股上,一走一蹦跶。鹌鹑就在布 袋里。每当休息时,就解下布袋子"把 鹌鹑","把鹌鹑"要把鹌鹑拿出来握 在手中,用无名指和小指夹住鹌鹑 的双腿,使它的爪子悬空,使不出劲 儿乱动,再用大拇指和食指圈住鹌 鹑的脖颈,拨拨嘴儿,捋捋翅儿…… 如此三番五次,磨掉它的野性后,再

放进笼子里养着。 因秋末冬初斗鹌鹑,即称"冬兴", 一般在早晨举行。早上这鸟禽肚子 饿,"人为财,鸟为食",它们的争斗也 为果腹。鹌鹑生性好斗,好鹌鹑喙坚 硬,有耐力,下口狠,有套路。主人这 边手还没离身,它们已虎视眈眈、怒目 圆睁,敌意甚重。斗时,先贴标头分筹 码,然后捉对相斗。鹌鹑脖颈羽毛舒 展,上蹿下跳,尖喙相啄,利爪相扑,互 不相让。互相扑啄五六分钟后,一方 羽翼渐收,便分出胜负。

俗话说,"咬败的鹌鹑斗败的 鸡"。鹌鹑一经斗败,将永不再与胜者 再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能甘拜下 风,也是识趣的角色。

儿歌叙述得很详细:小鹌鹑,秃尾 巴,我跟爷爷去逮它。这边下了缠丝 网,那边小哨吱吱响。逮个鹌鹑喂半 月,鹌鹑惊得只炸窝。带到集上斗一 场,赢了一斗红高粱。带到集上斗两 场,断了翅膀断鼻梁。爷爷恼得直摔 头,我给鹌鹑抹香油。

鹌鹑是不注意打扮的主儿,一身 朴素的栗黄、黑褐色,白色冠纹、眉 纹,两翅上缀以黄白横斑,斑斑驳 驳,有一种鲜明的土气。成语"鹑衣 百结""衣若悬鹑",说的是人的衣服 破烂不堪,就像鹌鹑的羽毛。这样 一种形象,不知怎么会被宋徽宗视 为一种吉兆。

宋徽宗29岁时绘有《水仙鹌鹑 图》,画中的鹌鹑优游自在、水仙枝叶 舒展,有静谧、安定、祥和的气象。此 有何寓意?"鹌"与"安"谐音,表明他 有安享太平之心。以后诸多画作皆取 其意。宋朝李安忠所绘《鹑图》,被日 本奉为"国宝","图中鹌鹑双目炯炯, 喙尖足利,翎羽微振,颇有威风。牛筋 草叶片纷披,种穗挺立,与鹌鹑组成 '岁岁平安'之意;有延年益寿之功效 的枸杞,与鹌鹑并置意为'祈福安 康'"。乾隆在《题俞舜臣多黍久安图》 上说:"黍熟三秋粒下垂,鹌来九旅啄 争之。展观讵在玩生动,义喻久安厪 慎思。"清人李兆洛在《题朱瘦筠明经 (光灿)久安图》诗曰:"仲宣亦有言, 鹌鹑欺稚子。但视若可得,吾意亦自 喜。世间安心法,大抵皆尔尔。唧唧 谷谷八丸头,相从蓬艾真优游。"这里 以九只鹌鹑喻指"久安"。

张氏家族墓园里,有张弘范墓 冢。虽然历史对其评价不一,但这里 仍栖息了他的魂灵。

相传,张弘范遣弟弟张弘正为前 锋,于广州五坡岭俘虏文天祥,在崖山 击败南宋张世杰大军,在石壁上刻上 "张弘范灭宋于此"字样而还,后来, 有人在他名字前面加了一个"宋"字, 变成"宋张弘范灭宋于此"。

这则传闻,与其说是讽刺张弘范, 倒不如说是在讽刺那个文艺皇帝的。 历史风云散去,大地一片苍茫,甚至连 一只鹌鹑的身影也看不见。宋徽宗的 吉兆,没能保住煌煌大宋王朝,令人扼 腕叹息,个中缘由更值得深思。